



# 追寻·铭记

■刘金富

## 在那『最高最远』的背后

■刘爱珍  
本报记者 杨明月

除夕那晚，参加完单位组织的联欢活动，正在高原驻训的第76集团军某旅干部吴景旭找了个安静角落，开始和家人视频。

视频里，家人欢聚一堂。妈妈看着她关切地问道：“年夜饭怎么样啊？今天过得开心吗？”吴景旭笑着说：“好着呢，和战友们在一块儿过年很热闹。”说完，吴景旭翻转镜头给妈妈看高原的夜空。“妈，你看，这里的星星是不是很漂亮！咱家这么多军人，只有我来过高原，来过边防……”

由于不少亲戚在部队工作，小时候吴景旭过年去姥爷家拜年，姥爷家总是冷冷清清。她曾问妈妈：“为什么大家不回来过年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他们是军人，过年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。”

吴景旭的妈妈曾在部队医院工作。儿时，爸爸出差了，吴景旭就跟着妈妈去医院。妈妈上夜班，她就睡在值班室里。要是睡不着，她就去病房玩耍。住院的老红军看到她很高兴，给她讲长征故事，鼓励她长大后当兵。

那年，吴景旭考上军校。有一年放寒假，她特地带了军装回家。春节前，全家拍了张全家福。那个春节，几位在部队工作的长辈刚好休假回家。照片里，他们都穿着军装，神采奕奕。

刚上军校时，平时不能使用手机，吴景旭白天训练，晚上蒙着被子掉眼泪。好不容易等到假期，在电话里听到妈妈声音的那一刻，吴景旭忍不住哭了起来。“孩子，你要慢慢适应，学会坚强。”妈妈安慰道，并讲述了自己新兵时的经历。

“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”吴景旭开始学着独立，努力让自己成长。

然而，更难的是从军校毕业来到基层部队。担任排长后，吴景旭一度有些迷茫：为什么自己辛苦付出了很多，却得不到战士的认可？

“军营是不是不适合我，参军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？”妈妈的电话再次被拨通。妈妈告诉吴景旭：“你首先要反思自己身上是不是有问题，还要多向老班长学习请教……”

“时代不同了，你们那时候的道理现在不一定能适用。”这一次，吴景旭并不认可妈妈讲的话。直到自己又经历了几番挫折，她才理解了妈妈说的话。

那年，由于工作表现突出，吴景旭被评为“优秀基层干部”。她想起儿时在家翻出妈妈的一些奖章，其中有枚闪亮的三等功奖章。当时吴景旭以为，三等功奖章和自己的“三好学生”差不多。直到自己也获得了荣誉后，她才真正理解，在荣誉的背后，妈妈一定付出了很多。

去年夏天，单位要上高原驻训，吴景旭主动报名参加。妈妈担心她身体无法适应，吴景旭在电话中说：“我是军人，是您这位优秀女兵的女儿，应该比大家更积极主动。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！”妈妈欣慰地笑了。后来，吴景旭听家人提起，妈妈有一次自豪地说：“家里这么多军人，就我女儿走得‘最高最远’。”

“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。”吴景旭开始学着独立，努力让自己成长。然而，更难的是从军校毕业来到基层部队。担任排长后，吴景旭一度有些迷茫：为什么自己辛苦付出了很多，却得不到战士的认可？

“军营是不是不适合我，参军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？”妈妈的电话再次被拨通。妈妈告诉吴景旭：“你首先要反思自己身上是不是有问题，还要多向老班长学习请教……”

“时代不同了，你们那时候的道理现在不一定能适用。”这一次，吴景旭并不认可妈妈讲的话。直到自己又经历了几番挫折，她才理解了妈妈说的话。

那年，由于工作表现突出，吴景旭被评为“优秀基层干部”。她想起儿时在家翻出妈妈的一些奖章，其中有枚闪亮的三等功奖章。当时吴景旭以为，三等功奖章和自己的“三好学生”差不多。直到自己也获得了荣誉后，她才真正理解，在荣誉的背后，妈妈一定付出了很多。

去年夏天，单位要上高原驻训，吴景旭主动报名参加。妈妈担心她身体无法适应，吴景旭在电话中说：“我是军人，是您这位优秀女兵的女儿，应该比大家更积极主动。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！”妈妈欣慰地笑了。后来，吴景旭听家人提起，妈妈有一次自豪地说：“家里这么多军人，就我女儿走得‘最高最远’。”

## 圆梦

■梁佳豪

## 家庭秀

像那秋千自由地摇摆  
春风也吹拂着一棵幼苗  
破土发芽  
她的梦想已经插上翅膀  
向着云端展翅飞翔

她身后的动力  
是一身迷彩的英姿  
在诉说着坚守  
和一个母亲的微笑  
在蔓延着芬芳

陈赫配文

## 定格

不久前，第72集团军某旅“娃娃家乐园”室外游乐场在该旅家属院正式建成并使用。图为该部干部汪彩虹周末陪伴女儿的温馨场景。

胡雪峰摄

## 红色家风

1904年，爷爷刘子祥出生于瓦窑堡一个富商家庭。他6岁读书，品学兼优，15岁考入安定县高小。

在高小读书期间，爷爷接触到了革命进步思想，还结识了校友谢子长，二人志同道合。

高小毕业后，爷爷不认同他父亲的经商理念，认为从商只富自己，无法改变国家落后的命运。父子俩为此经常发生矛盾。后来，爷爷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听奶奶说，谢子长经常来家做客。每次来，她就给两人做面吃。为展示他要同谢子长一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，爷爷还把自己的名字“刘庭瑞”改为“刘子祥”。

参加革命后，爷爷曾回过一次家。他对怀孕的奶奶说：“生下男娃叫‘治汉’，生下女娃叫‘治芳’。”离家那天，他穿着长袍，骑着战马，背着枪，浑身洋溢着革命热情。此后，爷爷音讯全无。

奶奶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。尽管她和爷爷是在两家长辈的安排下结婚的，但两人感情非常好。出于革命斗争需要，爷爷从家里偷偷拿走了2000块大洋，购买了枪支、手电、毛巾等。因为这件事，他的父亲与他断绝了关系。奶奶则一直偷偷地拿出她的嫁妆，支持爷爷革命。

国民党反动派诬陷我家私藏枪支，

带走了奶奶和我父亲。他们用绳索把奶奶吊起来，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身体，逼她说出爷爷的下落，并交出家中钱财。奶奶宁死不屈：“要钱没有，我就是共产党员。”幸亏一位亲戚及时给红军报信，这才解救出母子二人。我曾看到奶奶身上的几道疤痕，问她当时怕不怕。她扬起头骄傲地说：“我不怕，我真当了一次女共产党员。”

爷爷参加革命后，奶奶与我父亲刘治汉相依为命，靠加工豆腐、生豆芽为生。1935年11月，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。我父亲作为儿童团成员，和瓦窑堡军民一起欢迎中共中央和红军。父亲说，红军初到瓦窑堡，身上衣服都很破，有的脚上穿着草鞋，有的赤着脚，但是很精神。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给红军做衣服、做军鞋，奶奶仅用一晚就能做出一双军鞋。几天后，红军就“全身一新”——衣服面子新，里子新，棉花新。

新中国成立前后，我父亲曾四处打听爷爷的消息，但一无所获。1958年，父亲尝试给爷爷的两位战友写信了解情况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爷爷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。他们说，爷爷当时在红24军任职，1931年在山西太原英勇就义。这样的消息，让人非常难过，但终于了却了多年心愿。1959年，政府给我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。

父亲曾回忆，每次谈到爷爷时，奶奶总是默默流泪，因为有人说爷爷牺牲了，也有传言说爷爷又成家了。当时通讯不畅，不知道爷爷是生是死。在奶奶

的言谈中，爷爷是穿着她亲手做的那件长袍，骑着一匹白色骏马的年轻英俊形象。为了不给奶奶带来不必要的悲伤，父亲很少和奶奶谈起有关爷爷的往事。

2016年8月，我家突然来了一位记者李德平。他是《红星照耀北国》一书的作者，此次为撰写有关红24军的战斗历史，特地前来采访我父亲。看到爷爷的烈士证书，他告诉我们，“刘子祥”这个名字在河北阜平县烈士纪念馆里有记载。这一重要消息，再次激发了我们追寻爷爷更多英雄事迹的想法。

不久，李德平的文章在子长县（今为陕西省子长市）当地新闻媒体刊发，让我们对爷爷的事迹有了更多了解。文章中提到，刘子祥是瓦窑堡人，任红24军政治部主任，并具体讲述了爷爷为了革命事业，从家里拿走2000块大洋，购置枪支弹药及手电筒等，为清涧起义战斗奠定了物质基础。他领导并参加了这场震撼西北的武装起义，为扩大革命队伍立下汗马功劳。起义失败后，爷爷根据党组织安排，回到瓦窑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，后被安排到中共山西特委工作。

此后，我们与阜平县烈士纪念馆取得联系，又走访了山西孟县等烈士纪念馆。我们最终确定爷爷的牺牲地应该在阜平县，而不在山西境内。

2019年3月8日，95岁的父亲带领我们儿女10人，踏上追寻爷爷革命生涯的旅程，前往阜平县。

来到阜平县，我们受到县退役军人



## 歌声飘过365级台阶

■梅志峰

## 美丽军嫂

“巍巍的塔山，清清的河；漫漫的边防，长长的路；闪亮的钢枪，代代的兵；清纯的战士，红红的心；我们来自四面八方，胸怀胜利东方……”

湛蓝的天空中，缕缕阳光倾泻而下。新疆军区卡梅斯台边防连军医李志的歌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。走在他身旁的妻子陈可欣，听着爱人豪迈的声音，望着周围的风光，思绪也飘向了远方。

那年，陈可欣第一次来边防连，就受到官兵热烈的欢迎。伴着战士们欢快的锣鼓声和热情的歌声，她终于见到了李志。

那天，战士们唱的歌曲就是这首《塔山之歌》。陈可欣对李志说：“以后，这首歌曲就是我最喜欢的军旅歌曲了。”看着陈可欣兴奋的模样，李志心里涌上一阵暖意。

此时，歌声停了下来。“慢点，慢点。”李志边张开双臂提醒道。年幼的儿子正手脚并用，一级一级向上攀爬，小小的身体鼓足了力量。看着父子



官兵登上通往哨楼的365级台阶。

陈朋宇摄

俩这温馨的一幕，陈可欣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这段台阶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，共365级，是通往哨楼的便道。官兵把便道修成365级，寓意一年四季都要保持高度警惕。如今，哨楼已不再使

用，但“365个台阶脚踏实地，365个日夜百倍警惕”成为连队官兵共同的信念。

“哨楼上风景一年四季都不同，尤其是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、星空。”恋爱时，陈可欣记得李志每每提起边防，语气里都充满了骄傲。她总是笑着回应：

“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。”

第一次探亲，陈可欣是以“准军嫂”的身份来到边防连的。一天晚饭后，李志对她说：“走，带你去看星星。”陈可欣心里也升起了一阵期待。365级台阶，对陈可欣来说看着不高，攀登起来却并不容易。顺着台阶，陈可欣被李志拉着，一级一级慢慢往上爬。到达山顶的那一刻，四周寂静无声，仿佛听得到彼此的心跳声。

哨楼的空地上，摆满五颜六色的气球，淡黄的烛光摇曳，气氛格外温馨。等待许久的战士们，展开李志亲手画的求婚海报，拿出炊事班做的蛋糕。李志凝望着陈可欣，说：“欣欣，嫁给我吧！有关山河见证，有清澈星空见证，还有战友们见证，我定爱你、护你，此生不渝。”

那一刻，望着李志和战士们纯真的笑容，陈可欣心里涌上一股暖流。她眼含热泪，郑重地点点头。

婚后，李志和陈可欣聚少离多，这条长长的台阶就像一条线，连起了他们对彼此的思念。孩子出生后，陈可欣每天都会给李志发些儿子的照片、视频，让李志看到儿子的成长。家里遇到难事，她都尽量自己扛，不让李志担心。陈可欣明白，“选择边防军人，就是选择陪他一起，把青春交给边防。因为爱他，所以我愿意支持他、理解他”。

那天，快到中午时，一家三口爬到了山顶哨楼位置。“巍巍的塔山，清清的河；漫漫的边防，长长的路；闪亮的钢枪，代代的兵；清纯的战士，红红的心；我们来自四面八方，胸怀胜利东方……”迎着山谷里的风，望着身旁依偎着的妻子，李志情不自禁唱起了这首歌。

## 说句心里话

父亲小时候跟着爷爷上山砍柴，失足掉进山沟里，身上多处受伤。那些伤疤导致父亲长大后多次报名参军，都未能如愿。

人们常说，生命是一场爱的延续。我出生后，父亲将未曾熄灭的当兵梦想，寄托在了我身上。儿时，他会经常给我买迷彩童装，会拉我一起看军旅影视剧。我们父子俩为剧中的英雄大声喝彩，激动地喊着振奋人心的台词。军人英雄的形象、从军的梦想，像种子一般埋在我心里。

那年，当我入伍通知书被送到家里时，父亲双手颤抖着接过，反反复复地念叨：“终于等到啦！”

入伍那天，我和其他新兵在镇政府的广场前整装待发。父亲眼含热泪地为我整理军装，一遍遍叮嘱：“到部队好好干！”

“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”这句话，在父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对军营一直充满了好奇，每次我在电话里给他讲起军营生活，父亲都会非常高兴。义务兵期间，老家当地政府每年都会给我



插画：徐鑫鑫

家送去优待金。父亲对我说：“部队非常照顾咱军人家属，为的就是让你们能安心工作。儿子你要努力上进，建功军营，我为你感到骄傲！”

入伍后，我在高温炎热的环境中训练过，也在寒冷缺氧的高原上坚守过。我曾在电话里和父亲抱怨苦累，父亲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儿子，吃苦就是成长。”他朴素的话语，在我心中荡起涟漪。是啊，那一个仍被夜色笼罩的清晨，那些在泥泞中散落的弹壳，那在低空俯冲时扬起的尘土以及顺利越过障碍后的笑容，都见证着我的成长。我逐渐成为了一名能够担当重任的战士。

有一年，我休假回家，把荣誉奖章和证书一件件摆在父亲面前。他捧在手中仔细观看、反复摩挲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今年，因为工作任务繁重，我和家里联系的次数不多。父亲经常在电话里叮嘱我：“好男儿志在军营，要干出成绩，我和你妈身体硬朗，不用担心我们。”话虽短，我却能感受到父亲对我的殷切希望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父亲对我说，他的梦想是保家卫国。如今，身穿戎装，手持钢枪，我圆了父亲的当兵梦，也圆了自己的当兵梦。